

綠豆 潘越



今年的世界杯所幸與中國時間的時差合宜，球迷們晚飯過後就能同步觀賽，倒也省去了熬大夜的辛苦。可往年的世界杯啊，若是沒有一碗下火的綠豆沙常伴左右，怕還真是熬壞個人呢。

媽媽煮的綠豆啊，通常都要過高壓鍋煮上兩遍，才能出鍋，出鍋的時候豆子也就出沙了，所以叫綠豆沙，和綠豆湯還是有些不同的。綠豆湯的湯水清一些，綠豆沙看起來則是碗裏渾糊一片。大熱天裏吃綠豆湯也好，綠豆沙也罷，都是既能解渴也能下火的良品。綠豆熬好了攔碗裏放涼，再放冰箱上層擱一下午，拿出來就是碗冰鎮綠豆湯了，擱底下一凍就成了綠豆老冰棍了。綠豆是最合適夏天的一款食物了，和花生煮更香濃一點，和紅棗則甜膩一點，和蓮子清甘一點。綠豆做成餅，就是綠豆餅了，



▲綠豆沙解渴又下火 資料圖片

是要起一層酥皮才好吃，白糖和綠豆磨成粉狀，細細沙沙的被包裹在餅皮裏，咬上一口又甜又沙，格外的好吃。我指的是最老式綠豆餅，一個餅有三歲娃娃手掌那般大小，用油紙包裹成筒狀，一筒裏面有七、八個綠豆餅。做成糕的話，就是綠豆糕了，小時候吃的綠豆糕是棗泥還是豆沙餡兒的，已經記不清楚了。最最早的一種滋味，現在街巷難尋。

綠豆與大米一起煮，就熬成了綠豆粥，香，真香，濃濃的透着一點豆子香，裹着稠稠的白米粥，一顆顆細細小小的綠豆都煮得開了花，那一碗粥真是又稠又滑，吃到肚子裏一股子熱氣騰騰得從體內散出來，渾身都舒坦了。綠豆粉還可以做涼皮，以前院子裏鄰居阿姨從超市裏買過來的，調料包都是現成的，只要把涼皮攔湯裏煮下，撈出來一拌就行了，脆，有點像是玻璃粉，又不是真的玻璃，也不扎嘴，還透着一點麵食的韌勁兒來，吃在嘴裏有一點嘟嘟的感覺，看着像是一種麵食，但又比麵食更為脆亮一點。

正是六月的氣候，人容易躁，是環境和天氣構成的，來一碗清涼涼的綠豆湯，把心頭和身上的火氣一把給你澆乾淨了，渾身都透着一股子徹底的涼爽，由不得你不舒暢了。吃過綠豆湯，哪怕是世界杯的球踢得讓你着急上火，到底也就不至於那麼傷身了呢。



夏洛蒂和安奈特都是頭一回來中國，什麼都新鮮，我呢，每次回國都會發現新的變化，這一次又藉着她們的眼睛注意到了很多我自己可能會忽視的東西，因此收穫頗豐。

下了飛機往停車場走的時候，在一條人行橫道線前，我對她們倆說：「在中國斑馬線只是參考，你們可不敢像在德國一樣不顧左右，勇往直前。」這時父親開口了：「現在不一樣了，從去年開始汽車必須得讓行人。如果犯規是要罰的。」我聞言很有些將信將疑，然而一上街，我就發現父親沒有言過其實，儘管不少路人還在習慣性地讓車輛先行，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汽車確實會停下來讓行人了，這真是一個可喜的變化。

在德國的新聞裏經常可以看到關於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報道，可是在夏洛蒂和安奈特的印象裏，中國依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所以當

文明的腳步 林中洋

她們踏上中國的土地的時候，時時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且不說那些高樓大廈、公路橋樑，光是一些細節就足以令她們嘆為觀止。比如街道的乾淨程度，繁華的大街上竟然沒有一片紙屑或者煙頭，甚至下大雨的時候也有清潔工人在保潔；不僅市內的馬路有鮮花裝飾，即使是市外通向山裏的公路兩旁也有綿延數公里修剪整齊的冬青樹；超市裏將各類蔬菜分開的是編織成串的花朵，一些博物院或者公園裏垃圾箱都擦拭得乾乾淨淨，上面擺放着塑膠盆景……

安奈特生活在柏林，她很快就發現，西安的共用單車和柏林的是同樣的兩個牌子，我指着那些共用單車對她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出國之前，自行車還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我第一次回國的時候，開始有了私人汽車，那時在校園裏散步，看見那些車零散地停在居民樓前，數量並不多；再回來的時候，發現路上有了畫出來的停車線，路邊上停滿了車；再後來，為了讓一部分汽車從地面上消失，我們大學修了兩個大型的地下

停車場；現在呢，我爸的車每個月帶三和八兩個數字的日子不許出門，因為車輛限行，至於自行車，如今以這種形式重新出現。這些都發生在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內。」安奈特開言道：「如果不是出自你口，我會以為在聽天方夜譚。」

最令她倆印象深刻的，是網路、手機及其配套設施的普及，在很多的咖啡館裏，每張桌子下的地面上都有電源插座，另外還有支付充電器，甚至在秦嶺的森林公園裏，路邊每隔幾百米就有一個類似自動售貨機樣的東西，一開始我們不明白這是什麼，仔細研究之下，才發現這種大箱子的側面有U盤的插入口，原來這是投幣式充電箱！我們發現這個之後驚得合不攏嘴。

對於夏洛蒂和安奈特來說，中國和她們之前想像的不一樣，對於我來說，中國每次都和以前不一樣。過去我回國首先看見的是經濟水準和生活品質上的提高，現在卻每每注意到細節裏體現出來的文明的腳步，所以，每次都是欣喜。

億元一幅畫的背後

張茅



改革開放四十年

光景，中國藝術品市場形成才三十多年，起步晚於西方市場接近半個世紀以上，經濟發展奇跡，帶動藝術品市場的興起，現在中國高端古今藝術品拍賣，追上了倫敦和紐約兩大國際市場，兩家老牌拍賣行，佔地利之先，吸引內地的實力買家前來尋寶，也是內地藏家選擇以本港為平台出售藏品，香港便成為中西高端藝術品交流的橋樑。

這個發展的過程，有着許多不同的故事，一位常與來往的老畫家，在美國得過國際大獎，應邀到美加幾家大學講學，每談到「拍賣」兩字，不以為然，藝術作品是天，商品為地，作品拿出市場，成為商品，他不接受藝術作品商品化，而今藝術陷於市俗。雖名氣不小，但他的畫在市場無價，同時代的畫家的畫，市場價值低則十萬至數十萬，高則過百萬，專家說市場沒有他的紀錄，無從說起，畫家後人縱然出售，總出現名氣與市價的差異。後人僅出售過他的藏品黃賓虹山水畫，以高額成交。現代畫家，盡辦法將作品擠進有地位的拍賣行，這故事是藝術品市場新闢至成熟的縮影，大時代改變觀念，市場的分量，代表作品的分量。

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隨便一幅畫，在拍賣場上百萬、千萬巨價成交，這是什麼一回事。拍賣會，特別是名氣大的，是富豪的玩意，玩些什麼，玩家底，玩地位名聲，聽過朋友這樣評說現今的書畫拍賣。那麼經濟奇跡都是玩出來？朋友忽略經濟騰飛，文化藝術必然隨之振興，書畫自然有價。過去，西方盜竊中華的國寶，賤價收購敦煌石窟古文物，今日崛起的中國人，有能力、有財力守護代表民族精神的國寶及時代名家的書畫。

關於市場價值，正常來說是反映藝術作品的價值與畫家當代的地位，二〇一六年香港蘇富比春季書畫拍賣，張大千的潑墨《桃源圖》，一九八二年的作品，以三千四百七十萬美元成交，折合約港幣二點七億元；去年六月，他的《雲山古寺》拍賣，以一億二百四十六萬港元成交；今年五月，他的潑彩《觀泉圖》以六千四百二十二萬港元成交，行內人認為偏低，但仍是一筆巨數。

國際藝術界很看重排名，畢加索的作品每年市場總值頗長時間高踞首位，他的地位受到東方畫家挑戰；二〇一六年國際藝術品市場全年拍賣統計，張大千總值三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升上首位，畢加索三億二千四百



▲張大千的潑彩作品《觀泉圖》

作者供圖

萬美元居次位，少於張大千三千一百萬美元，變化來之不易，有人笑說，東風壓倒西風了。

每一個朝代，總有最具代表性的畫家或藝術家出現，自晉以來，至清，至現代，皆有表表者。佳士得拍出的張大千《觀泉圖》，即有人談論在藝術突破方面的成就比成交價值更高，這方面得到藝術界認同。此畫全幅採用潑彩技法，濃重的墨色，沉鬱石青色在紙上流動擴散，兩位高士漫步山道上，仰觀氣勢磅礴的瀑布。畫家用石青、石綠潑出山體、植被，如長絲由山峰瀉下，氣象萬千。又以明亮絢麗石綠，勾勒山體肌理，高境界在於畫家的筆觸若隱若現。創作年份一九六三年，畫家晚期在潑彩運用得心應手。他的潑墨潑彩使他成為這時代的代表人物。

張大千的潑墨時期，代表他個人獨創風格的巔峰。畢加索的立體主義，也代表他登峰，在他立體主義驚世前，走過了藍色時期、粉紅色時期，一九〇七年發表《亞維農的少女》，宣示他立體主義處女作是新畫派的碑石。畢加索把傳統觀念中的美學，重新定義和創新，塑造繪畫中的非純美學，走向理性，走向抽象，走向物體的重構和組合，把作畫帶到從未遇見的美學新範疇。

他們兩人都不是複製者，今日中國藝術作品與科技產品一樣面面皆求自我創新，擺

血緣？親情！

元瑤



在今年的康城影展上，日本導演是枝裕和終於憑藉《小偷家族》摘得金棕櫚大獎，然而曾在二〇一三年榮獲康城影展評審團獎的影片《如父如子》（港譯《誰偷走了我的父親》）才是是枝裕和所執導的影片中我最愛我本人喜愛的一部。在一向走日系溫馨路線的導演作品中，這個「孩子被掉包」的矛盾點要比以往更加敏感與激烈，對比起電影，同名小說也更得我心一些。

在這本書中，是枝裕和拋出的第一個問題，就很尖銳難解：是血緣關係重要，還是陪伴多年的親情更重要？對於長期接受西方教育的我來說，我幾乎是自然而然地就認定親情是濃於血緣的，但對於傳統的亞洲人而言，只怕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深思。

之前看過一部日本動畫電影《你看起來很美味》，霸王龍哈特遇到一隻剛破殼而出的食草恐龍寶寶，哈特被恐龍寶寶誤認為是「爸爸」，自此兩人開始了一段逗趣感人的恐龍父子情。明明不是親生父子，這兩隻甚至都不是同樣的種族，卻在一同旅行與陪伴中產生了濃烈真摯的親情。回到《如父如子》的故事，主角野野宮六歲的兒子慶多其實不是自己的親生子，而齋木家的孩子琉晴才是，全因當初兩家的孩子在醫院掉了包。父母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殊不知孩子受到的傷害更重。慶多與琉晴就像是小食草龍，從破殼的那一瞬，從出生的那一刻，就認定了自己眼前的父母，他們幼小的心靈毫無懷疑，可是有一天，卻被告知自己的父親不是自己的父親，除了沒有辦法很好理解其中的意義，更多的就只剩下被拋棄的害怕了吧。野野宮沉浸在懊惱痛苦中，理性的他急切地想彌補這個錯誤，走向正途，卻忽視了兩個孩子真正的心意，也潛意識忽視了自己真實的心意。而當無意中發現相機中慶多給自己拍的許許多多張照片，那是內向的慶多用自己的方式關注着自己，愛着自己這個父親，幡然醒悟到六年多的陪伴成長，無數個回憶，永遠不可磨滅，無論是在自己心中，還是慶多的心底。

而是枝裕和對所有讀者提出的另一個問題：什麼是真正的父

母？這同樣也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看電影時就有過深刻的體會，一邊是冷色調的高樓大廈，精緻的食物，很多規矩的餐桌；另一邊是略顯狹小雜亂的房間，一大家子人圍坐在一起，自由沒有拘束。物質豐盈卻不快樂，生活稍顯拮据卻快樂自得，在小說中，導演用更細膩的文字描述再一次放大了這種對比。精英派代表野野宮一直希望孩子能像自己一般成為同齡中的佼佼者，他卻忘記了，自己小時候也曾討厭過自己蠻不講理的父親；而齋木一家，就很像曾經看過的動畫電影《麥兜》中，麥兜太太曾說過的一句話：別的不要求，只希望小麥兜能健康快樂地長大就足夠了。已經身為父母或是未來會成為父母的我們，是否會真心地問一句孩子想要什麼樣的生活？假如沒有發生這件意外，慶多為了討父親野野宮的歡心，努力做着自己不喜歡的事情，那該是多麼讓人心疼的一件事。

整本書讀起來就像是電影的補完版，不僅僅是把電影的故事重新講一遍，其中角色的心理描寫還有很多電影中來不及描述的事情都在書中得到了「原來如此」般的補充。

讀罷不禁設身處地地想像一番，如果孩子被掉包這種事情落到我自己身上，該如何選擇，其實無論是電影的結局還是書的結局，是枝裕和都選擇了淺嘗輒止。雖然是父子敞開心扉的團圓走向，但在今後漫長的人生當中，還會有許多考驗與不安定在等着兩家人……但是，聽隨自己的心吧，還是那句老生常談，只要有愛，就會找到出口，同時也希望這個故事可以被更多人看到，無論你是否已經身為父母。



▲是枝裕和同名電影《如父如子》的小說對影片故事進行了補充 作者供圖



據說在少城公園時代，也就是還沒易名為人民公園之前，這裏有六家茶社，而且各有「特色」。所謂特色是指各有自己的茶客，也就是說，從事什麼行業的就聚集到特定的茶社去。鶴鳴茶社的茶客以教師為主，其他的有軍政界的、武術體育界的、琴棋書畫藝術界的、學生等，甚至還有專門介紹男女朋友撮合婚姻的。

走過近百年的歲月，幾經滄桑，如今就只剩下鶴鳴茶社。「只剩下」到底是個傷感的字眼。這其中的人事變遷，不是「碩果僅存」四

茶養出來的悠閒（之三）

李憶君

字了得，更不能一言蔽之而概括。「只剩下」說明那些沒能留下來的，是經歷了一個慢慢消亡殆盡或轉入另一種境況的過程，思之教人平添無限的傷感。

然而，你可千萬別就此以為成都人的喝茶習慣也在「慢慢消亡中」，這是不可能的。從「少城公園」時代來到「人民公園」時代，六家茶社只剩下鶴鳴茶社，根據老成都的說法是各有因由，卻不外乎搬遷或在原址上蓋了新樓。總而言之，跟成都人愛喝茶的傳統沒關係，絕對不是因為沒人坐茶館了，所以倒閉。老成都對它的堅決與肯定是斬釘截鐵的。他說：成都茶館是無可替代的。

然後他舉例說，有人看準了成都人愛坐茶

館的習慣，以為是個大好商機，於是重本出資開設高檔茶館。裏面的布置極盡優雅之能事，並且處處強調現代化的舒適，於是古樸簡約的竹椅，被鋪有軟墊的靠背椅或沙發所取代。可是，成都人不買帳。成都人喝茶是一種大眾化文化，喜歡熱鬧，茶館是朋友聚會高談闊論的地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辦公室是非，左至國家大事，右至鄰里八卦，最重要的還是舒服自在。至於高不高檔，誰在乎呢？其實越是高檔越不自在。可不是，在高檔的茶館嗑瓜子，你好意思瓜子殼亂吐嗎？你能從早上坐到日暮，甚至睡上一覺才打道回府嗎？

由此可見，成都人坐茶館，喝茶其次，最關鍵的還是那份悠閒與內心的舒坦。